

夏日
終焉

「日」瀬戸内寂听著

竺家荣译

夏日终焉

[日] 濑户内寂听 著

竺家荣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4-598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夏日终焉 / (日) 濑户内寂听著; 竺家荣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02-010645-5

I. ①夏… II. ①濑… ②竺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5009 号

选题策划: 雅众文化

责任编辑: 陈 旻

特约策划: 方雨辰 陈希颖

特约编辑: 陈 彻

装帧设计: 黎 佳

夏日终焉

[日] 濑户内寂听 著

竺家荣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)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07 千字 开本: 880×1160 毫米 1/32 印张: 6

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8000

ISBN 978-7-02-010645-5

定价: 26.80 元

目录

幼 雉	花 冷	迷 恋	夏 末	激 情
157	125	87	37	1

激 情

知子抱着洗澡用具朝浴池走去。走到半路，她迅速地看了看四周，然后飞快地跑进了和浴池相反方向的小胡同。

胡同里密密麻麻的都是住家，弥漫着的浓浓黯色转眼就裹住了知子。她在夜幕中奔跑了差不多一町^①的距离，才喘了一口气。

洗脸盆用塑料包袱皮包着，里头的零碎东西也事先用毛巾裹住了，以免奔跑时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。这是知子在采取这种行动后发明的小窍门。

原先一跑起来，洗脸盆里的肥皂盒、脸霜等等就互相碰撞，

^①町，长度单位，约 109 米。

叮当乱响，令知子很头疼。后来她发现只要用洗澡巾一裹就不会再有声音，这才松了口气；但同时，知子也为自己已经走到了如此可悲的地步而感到不堪。直到现在，知子仍然忘不了那种感觉。

知子住的房屋里没有洗浴设备。这唯一的不足，居然在此时派上了用场，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。

假装去浴池洗澡，却是趁机瞒着慎吾去见凉太——虽然已经做出这样放浪不羁之事，但知子并没有看清楚其本质。

有一天，知子在去浴池的路上偶然想道：往相反的方向去，穿过邸町这片迷宫一般弯弯曲曲的胡同，很可能直达相隔一站地的凉太住处。想到这儿，知子的腿就无法控制，她被这一冲动驱赶着不顾一切地跑进了胡同里。

这条路仿佛比她想象的要远得多，怎么走也到不了凉太的所在；实际上，知子花费的时间，比她估计的短很多。

当看到前方凉太的住处还亮着灯时，知子反而慌乱起来。这样的突然造访会给凉太带去怎样的冲击与感动，知子是不难想象的。现在回去还来得及——心里很清楚这一点，然而腿却加快了速度，一下子冲进了亮着灯房间里。

不出所料，凉太看到突然闯进来的知子，犹如看见了幽灵一般瞠目结舌。他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，颤抖着一把抓

住知子的肩膀。

“你怎么会……怎么会……”

凉太松开知子，说梦话似的咕哝着，然后和她开始狂热地亲吻。

知子觉得好像过了很长时间——其实还不到五分钟。

她顾不上说话，匆忙在门口的灶台上烧了壶开水，然后在兼作洗碗池的洗脸台前哗啦哗啦地洗了脸，接着拧了把湿手巾，背过身去，掀开和服下摆，快速擦起腿来。知子的动作十分麻利、熟练，以至于在凉太看来，她好像经常这么做似的。

“好了，我该走了。”

知子抱起洗脸盆。由于惦记着时间，这会儿她的表情又严肃起来。她的脸红扑扑的仿佛真的刚从浴池出来一样，容光焕发，眼睛熠熠闪光。

凉太正要站起来，知子立刻阻止他说：“不用送，不用送，我是跑着来的。”

倘若无所顾忌地让凉太送自己回去的话，对慎吾也太过分了。知子现在为此而纠结，凉太也是知道的。

一向比别人洗澡快的知子，如果只是把时间稍稍延长到跟一般人一样，趁机跟凉太幽会，慎吾也不会发现的。

凉太把知子这样不顾一切地跑 come 来见他一面的行为，看作是

对自己爱的证明。

知子虽对于获得了这样的效果无可奈何，但是在内心里一直对凉太的一往情深感到恼怒和焦躁——这又无法对凉太明说；于是和慎吾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比以往更加温柔热情地对他。无论和凉太的交欢多么激情四溢，她感觉自己对于慎吾的爱仍然没有丝毫减少。不过，知子一设想和凉太幽会之事被慎吾发现的情景，就恐怖得似乎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

话又说回来，以两人现在的关系，即便发现了知子的背叛，慎吾也不会像其他男人那样暴跳如雷的。

慎吾和知子虽然已经一起度过了八年之久，但是他原本有妻子，而且一次也没有说过要和知子结婚。他们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定型为这种模式的，两个人都记不清楚了。反正不知不觉间，慎吾几乎以同等时间往来于妻子和知子之间了。

知子心情好的时候，会故意逗慎吾说：“因为我是你的情妇啊。”

每当她这么自嘲时，慎吾就露出歉疚、困窘的表情，让知子觉得着实有趣。慎吾也从来没有对知子说过要和妻子分开。虽说有些自私，但也可以说是知子自己让慎吾感觉不这么说也没有关系的。

知子根本没有破坏慎吾的家庭、夺取“慎吾的妻子”之位

的打算。

她从事染色工作，不知不觉间比作品不卖座的小说家慎吾具有了更强的经济实力。因此，无论是面对慎吾的妻子，还是其他人，知子都大大方方地以“慎吾的情人”自居甚至引以为荣。

一段因慎吾回到妻子那里而腾出的独居时间，也许对有工作的知子来说正求之不得。至少，知子这样的女人，几乎不曾被一般会在这种时候油然而生的强烈妒忌所折磨过。

“慎吾打算让我这个样子到什么时候啊？”

尽管少之又少，但知子并非没有这样追问过慎吾。她这么问与其说是在责备慎吾的不负责任，更多的是在突然意识到的时候，对竟然可以如此满不在乎的自己感到吃惊。

在超出社会道德框架外的地方，只要不正视慎吾妻子的存在和自己的内心，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就根本就不会让人觉得痛苦。三个人甚至可以这样永远地和平共处下去——直到其中一个人死去。

知子回想起直到凉太突然闯进她生活的那一天，他们三个人都还在互相迁就的基础上保持着这种奇妙的平衡。

那一天，慎吾像往常一样到玄关迎接外出回来的知子。他一边接过知子塞到怀里的东西，一边若无其事地说道：

“今天他来过。”

“啊，谁呀？”

慎吾眼里隐隐含笑，知子想不出是谁。

“谁来过呀？”

尽管慎吾说出了凉太的姓，知子仍有一瞬间呆站在原地，没有反应。木下这个姓太普通了，到处都是；而且，即便在大街上看到这个名字的面包房或洗衣店，她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条件反射似的想起凉太的旧时面容，内心触电般痛苦万分了。

和凉太分别，已经过去十二年了。

“是木下凉太啊。”慎吾的口气比平时更加温柔。

听到慎吾这么说，知子仍然表情木然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她被一种既非吃惊也非困惑的虚脱感控制了。“时光”一瞬间成了如白色河流般的幻影，急速地流淌过知子的脑海。

“他说他到这附近来办事，顺便来看看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好几次请他进来，他都说以后再来，就走了。”

“……他给你什么感觉？”

“感觉是个很本分的人。他还没有自报家门，我就猜出来了。”

慎吾那天的话比平时多多了。

八年间，知子不知从何时开始把自己的过去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慎吾，其中也包括有关离了婚的前夫的事，以及作为离婚原因的凉太的事。当然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慎吾都没有主动要求知子坦白过去。

心地单纯的知子，最初是出于虚荣，不时地夸大一点，撒个小谎；可是她越说越无法自圆其说，不知不觉地就把真实的过去一点点告诉了慎吾。每次诉说之后，知子就会感觉心清气爽，就好像抖搂鳞片似的把身上的污垢除掉了。此时的知子，在慎吾的面前就如同用透明的玻璃器皿培养的单细胞一般纯洁无瑕。

和知子的恋爱失败之后，凉太在南方的岛屿结了婚，而后又离了婚，半年前来到东京。这些消息，知子已有所耳闻，听说之后也是立刻告诉了慎吾。

“听说木下先生来东京了。”

知子就像在谈论别人的事情般的轻松口气里带有一种好奇心。称呼过去的男人为“先生”是知子的习惯。每当这种时候，知子的表情——在慎吾看来——坦然自如，毫无一丝荫翳。

“真是的。以他现在那个年纪，想要在东京从头做起根本不行的，还不如不回来。”

知子轻轻地皱起眉头，不无焦虑地说道。完全是不负责任

的、淡然而亲昵的口吻，仿佛在责备一个不谙世事的远亲。

之后知子再也没有对慎吾提起过凉太。她的确已经把凉太给忘了。狂热的、不顾一切的爱情曾经搅乱了双方的命运，而如今，无论苦涩还是甘甜的回忆，都已被十二年的岁月更迭冲刷殆尽，在知子的心底只留下干涸的灰色河床般的空虚。

知子推己及人，觉得凉太对于那些过去的情意比自己淡忘得更彻底。按说，分别的伤痛，比起知子，凉太应该更深一些。

听说凉太来看望自己，知子没有眷恋，甚至反而感到有些忧郁。

这种感觉，就如同已为人妻的女人在平稳的婚姻生活中突然见到了过去的恋人。知子之所以抱有某种安心感和依赖感，是因为即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，慎吾也会帮助自己解决。这和平日里对宽和的丈夫颐指气使的女人，到了关键时候会立刻逃进丈夫的怀抱中的表现相通。

看来慎吾对自己过去的恋人的第一印象不坏，知子舒了口气。

听说凉太见到给自己开门的慎吾时表现得不卑不亢。知子心想，由此可知凉太已经知晓她现在的状况，但她并不因为和慎吾同居而感到内疚或羞耻。

知子完完全全是“慎吾的妻子”的心境。倘若说慎吾的妻子八年间是靠着漠视知子才好歹保住了自尊心的话，知子也

是同样的。

自从生活在一起，八年来知子一次也没有背叛过慎吾。

凉太第一次打来电话是在那一年的正月初四。

知子从头年年底就开始感冒，一直拖拖拉拉地没有痊愈。初四这天天气虽然晴朗，却好像还有风，窗外的电线缓缓地摇晃着。

凉太在电话里很客气地致以新年问候之后，知子主动发出了邀请。

“你现在可以来我家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得病了，现在躺在床上呢。”

“……那就只好打扰了啊。”

“所以才请你来呀。来看望一下嘛。”

“……”

凉太沉默的分量，通过话筒流向知子。它变成了沉甸甸的悔恨，充满了知子体内。

知子清晰地回忆起来：十二年前，凉太也是用这凝滞、沉重的沉默代替了语言送给知子。

那时候，也是知子先开的口。此时此刻，凉太那浓密的沉

默仿佛是在责备，又仿佛是隐忍着什么，沉默中惊愕、恐怖与欢喜相交织，它的沉重与过去具有同样震撼力，使知子身体微微颤抖起来。

和凉太的重逢如果不是在正月，事态或许会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。

因为和慎吾同居以来，正月就是知子一年当中最最惨淡而阴郁的日子。

慎吾绝对不会对知子承诺说要和妻子离婚。他就是这样——一个传统的男人，所以每当家里需要“丈夫”出现的时候——比如家人的生日、亲戚的红白喜事、祭祀活动等等，他必定会住在妻子那里。不用说，正月他也不会去别的地方过。

知子心里积淀着各种各样关于孤独度过的正月的痛苦回忆。

知子实在忍受不了一个人孤零零在家过大年夜，所以有时候也去朋友家玩；但是朋友越是安慰她，她就越觉得自己像个入侵者，因此坐立不安。她不再去朋友家过正月，而是改为在旅途中迎来正月……比如坐在穿山过岭的火车里眺望旭日东升，在穿越烟雨朦胧的海峡的轮渡里聆听收音机中的除夕钟声，泡在温泉街的浴缸里俯瞰下面悄然飘动的太阳旗……

这些风景中，也重叠着知子孤独阴郁的表情。

今年的正月也是如此。除夕夜，慎吾一直照顾知子直到末

班车的时刻，但是最终还是回去和家人一起听过年的钟声了。

元旦上午，慎吾又回来了一趟，看到知子发高烧，非常吃惊，于是夜里也不睡觉地照顾她。初三一早，知子已经因慎吾的体贴入微而彻底放松了警惕，慎吾在她的枕边，轻轻地穿好衣服、收拾好东西后，站起身来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今天那边有事，我得回去。六号回来。”临走时，他吻了一下知子的额头，试了试热度后，留下一句：

“已经好多了。不过保险起见，你明天还得老老实实在地再休息一天。”

知子没有回答，而是猛地背过身去，也不目送走出门去的慎吾。那时，八年来孤独度过的正月里的那些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。知子根本说不出话来。

迎接凉太到来的知子因刚刚病愈而面色娇柔，眼睛湿润。

在凉太的眼里，阔别十二年见到的知子简直就是惨不忍睹。一望可知的孤独和依恋，使得知子的全身充溢着过分的娇媚，连知子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

凉太第一眼看到知子这副神情，就立刻下了判断：其实知子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幸福。

来东京以后，凉太不断地变换住所，不知不觉间就搬到了和知子家只相隔一站的地区。这或许也是想要见到知子的潜意